

二三〇五號病房

瀛苑副刊

文／沈春其 圖／芮安

一個應該平靜的週日傍晚。

我和舅舅開車將父親送入署立醫院的急診室中。

到達急診室之後，醫護人員攙扶父親至病床上，並且請我先至櫃檯前排隊掛號。然而不知道是胸有成竹還是習慣所致，櫃檯人員不急不徐地辦理前面病人的掛號。

「這應該是急診室，對吧？」我內心疑惑著。

此時父親不知為何開始劇烈地顫抖，讓我不知所措。

我忍不住大聲嚷叫：「你們可以快一點嗎？我爸不舒服耶！這裡不是急診室嗎？」一位櫃檯人員看我一眼，立即進入診療室請醫師出來看診。

此時櫃檯後方的房間內竟傳出一陣一陣嘻鬧的笑聲。

父親立刻被送入診療室中。護士立即熟捻地位父親量血壓、體溫、抽血、驗尿和注射點滴。

一間診療室便如生產線的工廠展現高效率和專業性。

最左邊的病床被綠色窗簾隔絕起來，由天花板垂下的綠色簾幕真是讓人深感詭譎，宣示那塊區域是獨立而不可侵犯的隱密空間，裡頭甚至還不斷地傳出幫浦規律的震動聲，和我澎湃的脈搏相應著。另一邊的病人安詳的躺在病床，護士正專心包紮他腳踝的傷口，在腳踝上碩大而不平的傷口塗上黃色、黑色及褐色的藥水，猶如畫家不停的上色、著墨，霎時間便完成一副藝術品，陳列在診療室的病床上。

診療室外竟也開始熱鬧起來。

開始有許多的病患被推進來，快要淹滿急診室的櫃檯。一位綁馬尾的護士在急診室和診療室穿梭，在人海中如入無人之境般完美地扮演指揮和疏通的角色，她看來是如此堅毅和鎮定，我的目光一時為之所吸引。

我再度走向診療室，詢問父親的病情如何。醫生告訴我：「你父親可能是細菌感染，需要住院觀察幾天，我先安排床位，你們在外面等著吧。」

好不容易可以讓狂飆緊縮的神經稍作歇息，原本安份準時上工的肚皮開始趁隙發出挨餓的不鳴，我告訴父親要去撫慰不安分的飢餓，必須要暫時離去。

我開始游離在醫院幽暗又錯雜的走廊。

兩旁盡是看診室的櫃檯，櫃檯上的鐵捲門如眼簾般閉幕深鎖，看診的燈號沒有甦醒的打算，當然也不會指引我前往撫平飢餓的希望之光。在不知拐弄幾個轉角後，我終於在員工福利社讓肚皮安份下來，我滿足地走向櫃檯，手上還拎著麵包和一瓶飲料。

此時醫生正要派一位護士帶領我們到父親的病房：二三〇五號。同時也宣告父親必須暫時禁止飲食。那是一間四人同住的病房，窗戶正對醫院外的大馬路，病房裡頭住著其他三位病人，對面是長年臥病在床的老先生，病床旁坐著一位看護小姐，為老先生打理一切；左邊是一位因為胃病而住院的老人，當晚是他的兒子在照料著；斜對面是腳部裹著護士包紮藝術品的中年男子，待在他身邊似乎是他的兄弟，深著厚重的黃色夾克，膚色黝黑，不像是都市人應有的模樣。

爸爸的病床是個靠窗的位子，我的心中替爸爸暗中慶幸著，不必再被綠色簾幕所困住，僅一面靠窗便可足夠讓病痛的鬱悶拋出窗外，是吧？

他似乎累的睡著了，自然無法回應我的心聲。

我發現到父親原本豐腴的臉頰消瘦下去；頭頂上略見稀疏的白髮；油光的眉間及額頭攀滿了皺紋，我慵懶地躺在旁邊的長椅上，溫溫的淚水從我臉旁輕輕滑下，腦海中開始浮現著父親年輕的面貌，從烏黑的短髮到稀疏的白首；從直挺的腰桿到微彎的駝背，數秒的回憶匆匆閃過十多年來爸爸的歲月。

我側身躺著，沒有人發現。

深夜的病房不如想像中的安寧。病人的呻吟聲和緊急呼叫鈴聲不時夜襲著病房，服膺於鈴聲的護士來回奔走在薄黑的病房，後方的櫃子傳來如嚙鼠摸索的聲音，這一串似夢如幻的話劇，直到日光初露才落幕。

我起身向窗外凝望，一幅安逸清閒的晨景，清冷的空氣讓街上的人們屏住呼吸，胳膊緊緊貼住身軀，雙手埋藏至口袋深處，唯有兩顆眼珠子不停地向四方探尋。懶懶的陽光漸顯鋒芒，醫院便如菜市場活絡起來，有前來探病的、有前來複診的，讓我原以為是蒼白的醫院增添幾分笑聲和溫暖，而父親的病房恐怕是最熱鬧的一間。

「我說，姑娘，妳在忙啥呀？」穿著黃色夾克的男子問。

看護小姐不好意思地說：「都三十好幾啦！還叫我姑娘。」

「女生不都該叫姑娘嗎？」此話一出，所有人都笑成一團。

「聽你的口音好像是原住民吧？是哪裡人呀？」一位婦人問到。

「我是苗栗泰安人泰安部落的。」

「是泰安鄉是吧？」

「不是泰安鄉，是泰安部落，那不是地名，是部落的名字。」

「我還以為是地名呢！」看護小姐笑說：「那你有太太和小孩嗎？」

「有呀，我的小孩今年剛讀國一，他很乖，都是自動做功課。」

「那你的太太呢？」

「跑掉了。」男子搖搖頭說。

「為何跑掉了？」看護小姐非常驚訝。

「不知道，」男子一臉無辜的說：「我一直對她很好，她皮膚很白也很愛錶養，妳們女生不是很常塗什麼保養品、防曬乳嗎？我都買A死K兔給她用。」

「那你的小孩呢？」

「在家裡看書，不過現在家裡沒錢，不知道還可不可以讓他唸書…」

病房的門被無聲的推開，原來是母親帶來父親的換洗衣物，要和我「換班」繼續照顧父親。我走出病房，目光冷不防地飄入隔壁的病房，三位插鼻管的老人躺在病床上，空洞的目光直筆地望向天花板，陽光依然撒落整間病房。

一切無聲無色無息無念無思。

外面熱鬧的世界向我招呼，我徒步行走在人行道上，走回潭仔墘。我想起國小的時候，牽著父親的手走在令人掩鼻窒息的菜市場，窄小的街道紛踏著車聲雞聲吆喝聲；我想起高中的時候，經過老舊的平交道口，心想火車是否「照常」誤點；在十字路口旁坐上校車，一路上看著窗外的路人，有上街頭買菜的婆婆媽媽們，也有等待紅綠燈的上班族，更有手中捧著課本，長髮飄逸的女學生…，原來我一直看著生活中的小人物，如何活出小人物的生活。

我用摸索的腳步追尋過去，髒亂的菜市場、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、老舊的平交道口，我並非希冀倒退過去，而是向過去邁進，此時太陽早已蛻變，暖和的陽光灑滿的整條馬路大道，讓我覺得腳下回家的路似乎沒有盡頭…。回到家裡沒有開門的喜悅，而是承載醫院消毒水和人雜聲的疲倦，我毫不思考倒向床邊，敞開的落地窗大方地接收外頭孩子的嬉鬧聲。

我毫無反抗的意識，隨意它紛擾耳邊，逕自墮入夢鄉。

隔日早晨，我打包好回台北的行李，再度奔走到醫院裡，父親早已從夢鄉睡醒，看著我說：「我想到外面走走。」當下我想跟他說，外面天氣很冷，別去吧？但是我沒有說出口，反而將輪椅推過來讓他坐上。

剛推出醫院門口，父親便說：「在這裡就好。」他便奮力起身坐到一旁石椅上，臉上臥病的疲態中顯露出安逸的表情，沁人肉骨的冷天氣，對他來說是難得的自由空氣。不遠處有位個子不高的男子向前來攀談，他投帶紅帽子、身穿藍色夾克和牛仔褲，此外身上還沾了些灰塵，手上盡是黑黑的污垢，我一眼就認為是位做「黑手」的工人。

「看你這樣子，應該是富貴人家吧？」男子說。

「都窮到快被鬼抓去了，你還覺得是嗎？」父親回答。

「是是是…」男子搔著頭，似乎在思考什麼。

我小聲地向父親表示要去洗手間小解一下，很快就回來。但是當我回來時，那位男子卻已經走開了，我問：「剛才那個人呢？」

父親說：「就在你去廁所時，他問我有沒有帶錢可以借他，我就回他說：『看我這樣子，還有可能帶錢在身上嗎？』」原來那位男子，是為了討錢才向人上前攀談。

或許這也是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吧？

午後，我打包自己的行李準備回台北上學，獨自踏上屬於自己的道路上，留在我背後的，是向父母輕輕的招呼，清淡的話別。回到台北的夜晚，我接到母親的電腦，她向我「告狀」說，父親捱不住飢餓而偷吃醫生所禁止的食品。原來先前夜裡櫃子傳來如啣鼠摸索的聲音，是父親在偷吃食物…。

我無言對應電話線另一端的母親。

溫熱的淚水，又潺潺滾下。

2010/09/27

